

158
3
38

館書圖京東

三	八	二	三	經	漢
冊	號	架	函	書	書
				類	門

增補蘇批孟子 上

008580-001-9

158-38

蘇批孟子(增補)

蘇洵/著

上

M13

AAC-1441



明治己卯冬鑄

櫻塘井上揆纂評

校補蘇氏批

孟子

日本評者姓氏

賴山陽 尾藤二洲

鹽谷宕陰

天之繫星漢山之尚草木煙雲水之承風至文也。夫以而欲知之也。必由親夫達觀先覺者以發之。孟子傳道述德之言其文至矣。顧其運規矩于無形妙方圓于莫尚。後死者不有瀛洛關關老領悟而有董賔韓歐之摹寫。豈能驟而窺耶。老泉絕世俗退居山野肆力於文章者數年而後得其所謂規矩方圓之跡而評點以表識之。豈非達觀先覺之所在而學文者所當親乎。此子瞻必賴是而悟文机也。或乃病其援吾子孟

子入于文辭之流。戾其明道之意也。噫。程子不
曰。得于詞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詞而
能通其意者也。誠有得于文之擦。縱抑揚卷舒
和徐緩急續絕。予奪隱顯起伏開合。往來感應
頓挫奔逸之情。則亦可以見夫道之行于天地
之間之象也。矧必順理而成章。經天而緯地。而
後可謂之文哉。若夫由辭以得意。則固存乎人
而已。余時方謀梓傳。遂書此以釋。或者之疑。嘉
靖改元九日。後學靖江朱得之識。

文以載道。五經四書。聖人之文。皆聖人之道也。我國家
試士命題。首四書。次五經。蓋欲學者求聖人之文。以適
於聖人之道。文特顯焉者耳。然道非文。難以專。文非灑
無以達。明道之文。莫備于四書。然論語述孔門問答。言
簡而明。不可訖筆。法求大學中庸。出自曾子子思手著。
其中提綱挈領。條分縷析。筆法備矣。然深厚渾穆。未易
窺測。求其雄詞偉論。馳騁于應對。起伏頓挫。洋溢乎翰
墨。浩然之氣。盛大流行。而可訖筆。法求者。莫如孟文。昔
眉山蘇氏老泉。愛其文。批而出之。其子蘇軾得之。曰。悟

文法良有以也。顧其為書傳久失真，字多漫漶。况自幼讀書癖嗜，孟子舌耕廿餘年，日與及門口講指畫，取蘇批訂之，並集諸儒論說，間有所得，時亦竊附己意，名曰增補蘇批孟子。極知繁瑣，然不過取其便於初學云耳。學者苟於此而詳求孟子之文，以通孟子之道，予以遍讀四書五經，入聖賢之域，不難矣。韓子云：欲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吾願與天下同志者共勉之。時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孟秋初吉，新會趙大浣錦江氏書于皋頭貞遇堂。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增補

日本井上揆一卿纂評

賴云何必二字而已矣
三字是孟子生一法門
惜後儒不識到
危字反對利字

蘇云一句截住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蘇云翻兩段作波瀾就繳上文再用前語繳上句却放在下亦法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此篇務引君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緊之妙。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

蘇云兩句先截住。一正一反。下分兩段。此節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節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賴云。二大段。前長後短。乃有節奏。賴云。右二章。並趣他人口角。以為談柄。

偕樂獨樂。兩節眼目。故能豈能。亦緊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

反筆變化

蘇云翻一問作節奏關住了却放下去不覺文勢奔逸

蘇云先用一句截住若起下節賴云起手唱醒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

○賴云帶○歎息聲

○省句法

○賴云而

○賴云欲○得此

○賴云欲○捷

○賴云○也○則

○賴云○也○則

賴云題後正論

賴云末尾警策蘇云就結一轉翻作一段波瀾蘇云承上二段方作一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賴云○也○則

○蘇云○也○則

○蘇云○也○則

○賴云○也○則

○賴云○也○則

○賴云○也○則

○賴云○也○則

○賴云○也○則

○賴云○也○則

○賴云○也○則

句答上開結

賴云豈獨鄰國之民哉

呼應甚緊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山父子長于設喻者皆得力于孟子也乘甲曳兵等喻語語切當人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

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疊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畝節疊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

賴云孟子每每鈎出口中語為已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識論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賴云反問而後發論是文章縱擒法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蘇云承上二段又作此一段飛舞閃合若結上文者却放下一句繳起

○賴云孟動有血氣者

蘇云引證二句只用一句解却只一句繳上文

○賴云孟動有血氣者

蘇云引證二句只用一句解却只一句繳上文

○賴云孟動有血氣者

蘇云引證二句只用一句解却只一句繳上文

○賴云孟動有血氣者

前路以挺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慘同挺刃也後路以獸食作備低一層跌起見虐政殺人甚于獸食作備也通篇全用陪襯跌宕法

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遞進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速說來皆是此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蘇云一句起分兩段

賴云說我

賴云說彼

蘇云承上二段引證結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

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

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
奪時節在秦楚實邊寫陷溺二句實主兩邊紐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挺可
撻相應法密而力健
未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

施仁節在梁主邊寫

拾奪時二節勿疑二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

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

下莫不與也主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

能禦之令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

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賴云入牧字下得切

蘇云再用前語結

蘇云又開一喻于二句之中前後開鎖

賴云是孟子說治人大文字、

王字一章主腦、

保民二字一章綱領、

賴云孟子經世大文此為外王浩然章是內聖也踴躍震蕩不可段落賴云波瀾汪洋開架宏濶抑揚開闔之法盡于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故齟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

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羊一解乃有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項下金鈴惟解得者繫得也

賴云畢竟是英雄豁達露肝兩而言可與語處是乃仁術也與是誠何心哉相應見牛未見羊與牛羊何擇焉相應

賴云以上代王分疏趙云此節乃前後過峽感戚以上結上啟其察

識此心以下起下啟其擴充

王問足王之故應舉推心之義告之却忽以喻

言全是空中閃射蓋不

如是則事情不透提撥

不靈此孟子善於發端

處今恩足以二句難得最

緊切乃一章警策處

蘇云此章大抵欲其推

愛牛之心然不能推者

必有以害之也以下故

反覆開合以攻擊之

老吾老三句根上不用

恩說來亦緊承上折枝

以見推恩之易

賴云一篇喫緊處

是心足王全在能推而

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

重反詰到此王不能下

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

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

之妙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蘇云此章大抵欲其推愛牛之心然不能推者必有以害之也以下故反覆開合以攻擊之

蘇云此章大抵欲其推愛牛之心然不能推者必有以害之也以下故反覆開合以攻擊之

蘇云又轉比前更進一步
蘇云五句中又用抑字轉亦法

賴云看大頰挫處信費生治安第一策藍本

王怪其甚孟子卻又說殆有甚焉忙趕再進一針把後災兩字嚇他令他雄心灰滅後乃以大勢較之急挽之反本賴云孟子每事較時勢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
故為不不知者是頰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寫盡齊臣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
擊轉有免起鷗落之勢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賴云王前番笑而不至英雄心裏發盡骨痛為其所鼓舞不覺至此語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賴云王前番笑而不至英雄心裏發盡骨痛為其所鼓舞不覺至此語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賴云王前番笑而不至英雄心裏發盡骨痛為其所鼓舞不覺至此語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設論賴云未對先一問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

人力非如後儒張瞻明目說大頭活
蘇云至此上下之間呼吸變化奔騰控御若捕龍蛇真文之至也
蘇云此一轉方到保民處作大波瀾
賴云以下正說一

賴云千轉万折而來所謂萬派飛流注在一壑者在末幅後世奏議先議論後區畫本此文法至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
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蘇云轉就生波瀾
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打轉喻意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蘇云過脈結上主下
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賴云仍前推故事下此欲字也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蘇云應章首御字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蘇云就反處翻下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賴云仍前唯心字上下此心字也
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詩

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句王卻笑而不言又道幾句
王即云吾情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仁人又應上不忍罔字落得奇

又將反本意再加一束下乃詳制產之法
蘇云此是保民處
賴云一篇滯宿處即章首係字注脚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衣帛食肉二段與仰足事父母應無飢一段與俯足畜妻子應庠序一段與驅而之善應末二句實見得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賴云此句蘇秦楚可謂中國四夷之通也
賴云此句蘇秦楚可謂中國四夷之通也
賴云此句蘇秦楚可謂中國四夷之通也

通篇分五大段讀首段至是心足王是許王不忍之心足以保民致王次段至遠庠廚是啟王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因王求大欲而示以施仁政末段說到制產則實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而致王也
王字一篇大主腦入手無以則王乎一引是心足以王矣一斷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一呼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結數語是通篇線索

蘇云此篇悲壯頓挫深得告君之體與前篇相似
賴云先置一句不說破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其故留問答餘地孟子

慣家

賴云使王不得不問問亦不直答反問之得其口中兩句為已把柄妙

賴云下文一反一正亦常格有此問難故生波瀾

幾乎他曰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

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

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鼓樂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賴云反說一段

相告曰吾王的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

則王矣

賴云正說一段

臣請為王言樂句是前後文脫卸處

兩節一反一正言獨樂同樂之效

分別出個好樂甚不甚樣子來，都是先將憂喜情形，從空中描繪，方用倒裝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筆意極空靈，極飛舞。上兩節猶是虛設情景，大概言之，到末節方是實勉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為通章點睛。

七十里之圍，其有無不必深辨，只重在與民同，能與民同，雖大亦小，不與民同，雖小亦大。

阱字，落得極新極險，為阱國中，其視文王之與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

民同，直是仁暴天淵。賴云：是以奇險語掉尾，有餘力。賴云：先安頓一虛字，包合全章意，是慣手。

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一大字喚起下三節。賴云：不料鄒老儒先生，賴云：重瞳漢二百年已為此語。

此文王之勇此武王之勇二句從寡人好勇來見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書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不獨文王為然武王亦然一亦字前後開振賴云唯捕而字亦字乃不冷掌

賴云是以雄快語掉尾有餘力
蘇云前立論後引證賴云不專責上使知是公論妙

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蘇云純切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賴云是以宕逸語掉尾有餘力

賴云全舉晏子問答不置已一語結了覺送李愿序表忠觀碑並瞠乎後也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帶過即引到同民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渾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兩節以為諸侯憂為諸侯憂兩句為片段寒澁中有整齊也結句隱隱見己之納諫都是好君望王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

都與起處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詩妙不着迹

賴云王意中不欲毀有司則欲省不急土木也蘇云批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齊王節節以有疾為自巳不行出脫孟子卻即

節節就他有疾，偏撥他行，針鋒緊對。

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詩本無此意。孟子卻引來做証，所謂因其近似而發揮，以足已意也。于此亦可見孟子言詩之妙。賴云：「雙關收上，不為結束，又是一格。」

上節重兩有字，下節重兩無字。見公劉太王好貨好色之同，民皆補出詩所未有，引歸王政本旨。

兩個于王何有，隱隱同顧章首，勿毀明堂。孟子欲問王以四境不治，而先設上二事以發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干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之，是以他事形起筆意，與承教章同。

賴云：意在言外妙。以世臣引出親臣，無字正與有字對照。

賴云：曉此章法，乃平地起波手也。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字，下節數個然後字，正承慎字發明。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

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亦可也。獨微其頂古文拘。蘇云二句結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類云：隱隱注射時君非論，湯武也。後儒說知人說夢。

蘇云：感慨。

上節以社木形起，任賢下節以治玉形起，治國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蘇云：引喻起。

兩必使字何等鄭重。兩姑舍字何等輕忽。其提醒齊王處全在則何如。則何以六字。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

蘇云：又繳上文意接一句引下。

蘇云：再引喻。

蘇云：二喻文雖不屬，而意實相足。蘇云：不任賢正是愛國也。故曰相足。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結後段不結前段不拘如此而讀者不覺後來唯大蘇時有之。

以勿取陪襯取之。

齊王欲取燕，妄認天意。孟子則使之驗民心，蓋天意難憑，民心有據，兩民字正對上天字。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意。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賴云：云一刃。

宣王先言勿取，後言取之，意在取也。孟子先言取之，後言勿取，意在勿取也。亦運而已矣。句正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賴云：初說何等。

與打開後壁教之勿取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燕國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蘇云感慨

賴云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賴云警語結

賴云畢竟取之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分明是要人

賴云惟怯如見何若初不取之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皆是流沙也二句是大綱下應

賴云職後來寇李綱王謙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天下也

賴云自七十里千里說至其征伐之意隨口而出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此節分兩截雲霓以上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以下言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上截先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賴云警語起

引書而後自說下截先自說而後引書議論在

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賴云化敗局為成局應

變決議處置不失宜其

機全在速字猶可及字

上少緩則制於人

動字落得妙分明是自

已惹禍

猶字與速字應止字與

動字應

君之民三字極警醒對

上吾有司幾十人對上

三十三人有司莫以告

白自南上承北

一五

一五

對上民莫之死

君無尤句應而節即以起下節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

瑞墨 齊本 王若 下有 矣字

賴云引古語而後排其語中字發論是古文多姿處此節一曲一折十分悽惋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一折跌出下句。蘇云承上賴云參國之事述事明驗。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應如何則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不曰臧倉而必如嬖人二字通節皆是嬖者之詞，看其用何哉二字，突出驚駭之狀，一氣注下，儼然命以無見君無見焉一句，聲色俱厲，非嬖之甚，何無所忌憚，乃爾一諾字，亦寫出昏庸之于嬖倖如畫。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

賴云：君子頃境並以天處之，其胸懷可想。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予不遇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倉繳足天字，並應通章。

賴云：以論人品起。

蘇云：鏗鏘。

蘇云：證拓開。

賴云：俗極。

打轉臧。

賴云：冷。

賴云：熱甚。

斷。

結。

類云開手一喝

以專久兩路形起功烈之卑
王字與霸顯字對以字承上二以字說來正答猶不足為之問以字含孟子之德齊字含時勢
且以二字一氣貫至大行句其中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說文王致王之難正與反手對針以起下易字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
○蘇云管晏並稱舉其大者折之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
○伏時
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伏德不足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
○蘇云繳上生下倒翻一語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
○蘇云繳上生下倒翻一語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
○類云猶為此言
齊王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開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類云是時豈非是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

由湯一層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一層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一層見眾賢維持之力言商不易失正見文王之不易得也是對面寫法

次而後失在商邊略作一小束是以難也方作一大束
類云說其難也
蘇云此段見齊之易王又以齊王意用本色語今時則易然句應上反手開下二節

可當也○蘇云雅容似答非答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類云全自時勢上謝之不如後儒議論也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
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蘇云時字粘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蘇云應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段

飢者二句引喻不用我正意而正意自明詠歎淫泆

賴云說其易也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此章分兩大截看，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黜霸功而崇王道，以下詳言王齊之所以易。通篇以德時勢三字為眼目，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勢也。上截凡作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為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為與一開，以齊王猶反

手也。一合下截亦一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時為然。一合下截又分兩截，是以難也。以上言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下言王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也。中間引齊人之言，借點出時勢二字，承上落下，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為通篇樞紐，而齊人有言節，又為下截之樞紐也。

賴云後人誤加之四字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通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卻從願學孔子來。賴云：不動心是主意，浩然之氣，特形之而已。賴云：是孟子說修己大文字，局面之大，不及齊宣王章而造語之精，則過之。

增補蘇氏易傳

卷五

十一

因丑借孟貴為言故孟子亦借黜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以黜陪舍以黜舍陪曾子子夏卻以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說曾子正陪出自己一路脫卸空中形影皆歸神化之筆
賴云一篇筋骨却在於此特不明言至自家身上耳
告子正是孟子陪客

於。裼。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裼。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裼。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賴云前說北宮孟施舍告子而及自己有序一節深於一節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賴云說至自家上此四節申言養氣前二節就養成後言後二節以平時直養工夫言

蘇云引喻先提一句莊子多此法此兩節總歸結直養無害一句

此節申言知言上四句因外而知內下六句即始而知其終上言知言養氣已盡此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結應告子

波瀾隨口而出

以下借喻以明助長之害

轉歸養氣

正喻夾寫法以忘親助

類云衍了難言也句

蘇云七轉

類云仍有告子在中

類云不脫心字

下則言願學孔子故于

上下分界處特着此節

總上起下

類云此段無冒虛字而

起

類云不動心之論終于此此下其餘論也

不敢當聖又不欲安于賢且不願同于他聖層層為順學孔子作勢

類云又以冒虛字起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幸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蘇云轉

類云暗合統知言養氣

呼

應類云斷非聖人蘇云九轉

蘇云便簡類云妙在此一句蘇云十轉

類云妙在此一句

賴云是大照應。隱然以已。押置三人中。所以不屑為管仲也。乃知二章合則。双美分則。兩傷。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

蘇云三句承一轉一結。賴云衍了不同字。所以曰姑舍。此也。蘇云十一轉。賴云。妙。在此字。

賴云。故曰否。蘇云。十三轉。蘇云。十三轉。

賴云。先論人品。次第論時勢。論學問。終歸於論人品。了。

未有夫子。未有盛於孔子。應上未有孔子。以明願學。

此以霸功形起王道上。言王霸之心有誠偽。下言應之者亦有誠偽。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坵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賴云。衍了否。有三字。不同有異二句。賴云。而吾願學之。豈屑為管仲哉。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諸本
必有
字

首二句一章大旨如惡
二節言仁則榮之實今
國家一節言不仁則辱
之實未又以自求總結
而引証之如惡之一轉
極有力

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循情態 蘇云頓挫
淫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類云頂上復分榮
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榮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不仁
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証福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雙應

上五節舉言感應之理
末節方是實事信能行
此五者句為通章轉關

賴云五下矣字三下也
字相配成文其轉換頓
挫處在率其子弟攻父
母一句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蘇云總上又一振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蘇云又轉
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賴云層層翻跌有勢是九層浮圖法孟所慣用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蘇云此起賴云如破題先王有不忍入之心宋梅先王疑從上人守來斯有不忍入之政矣蘇云此起語作一大轉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對上天下可運之掌上賴云此起語作一大轉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連下三非字是先王極力形容下見時情景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蘇云又轉作波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入也無羞惡之心非入也無辭讓之心非入也無是非之心非入也蘇云總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賴雲端是論緒上下文了然自是擴充至保四海經義家紛紛異同何哉

賴云三喻皆取於射愈出愈妙

蘇云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若游龍若迅雷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蘇云轉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蘇云轉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蘇云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蘇云解智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同一層。至舜而地位乃極。末節言舜而由禹。在其龍章中矣。

從舍已。說到取人。從取人。說到與人。筆意歷落。

前二節敘事。末節總斷。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出隘字。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又就禹舜推開說。類云有此成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類云。如兩人合傳。

類云。含提。

蘇云。一句折下。類云。被一語成波瀾。音調謹折。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不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不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不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不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不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不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出不恭字。

賴云孫子十三篇主意亦是此已

賴云順逆對縮法

賴云前双行起後單行收故有姿致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戰必勝矣。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並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以地利陪人和，用聯遞法，注重人和，故二節三節申應之後，末二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

得道多助二句，從正面說到反面，寡助

賴云，句法有波瀾，四非不字，前節上意下長，此節反之，異樣不俗。

蘇云鋪張，三不以字。

蘇云就翻下，賴云兩意對縮，上直到究竟頂一句，如塔尖插雲。

之至二句，從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串反面作一層，看其轉接靈緊處，妙用頂針句法。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孟云貴人飾詞，註疾以辭隱，往往有之。

蘇云敘事，示以不可召意。

賴云此中消息，非亦未告以註。

疾本意。

孟子註疾之意，愈晦。

賴云多少周旋委曲為家先，生危處可想。

王之敬子二句為下辯
駁開端語有關鍵

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蘇云：孟子乃不可召之臣，齊王召之，所以不去，引三達尊，見不可召意。

蘇云：此言道德字正應達尊。

賴云：以伊管雙敵而未却，引管去為結，乃不費力，凡結語不可不健，又不可擇健語故意置之，就前面語中下一冷捧可也。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蘇云結語似翩翩欲舞不敢召就君說不可召就臣說以不敢召跌出不可召以管仲跌出自已收拾上文歸結全篇絕大筆力

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不應召只大有為之君節數語可了乃前路卻用公孫丑仲子景子作襯寫出旁人憐惜又以公孫仲子引起景子故寫景子處凡作兩層辨駁前一層明已之敬王猶遠遠說來未說到不應召上後一層說到不得以一慢二雖已含不當召意然猶未顯直至大有為之君節方明說出末又引湯桓不召尹仲為大有為之君作証以自況看其前後借陪中間虛實相足何等層次何等筆力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

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

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

皆是也一句斷定下申明皆字與一字對是字

與非字對

若於二字從上二節轉下未有處照上遠行戒心

遠行行者必以賙辭曰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

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言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瑞墨齊本為言也

蘇云事已在前只用喻說又云此喻切當下待詳說而人已悟之矣賴云一乎字發端三矣

增補蘇氏孟子

七

字疏并以乎與二字收之。三也字決斷決斷者却在它人口上妙。為王誦之句括上三節。省卻多少筆墨。此是撮記法亦議中夾敘法。賴云兩段借他人口為結而已不措辭妙。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此章解木美之疑。以盡於人心四字為主。悅字校字。都本盡心來。不以天下儉其親。乃所以盡心也。次節說先王之制。三節說已所以美其本之意。是就人子身上說。四節又就化者說。未

節引語作結正與木若以美然相應

上節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見齊非伐燕之人上節發明可字下節發明未也二字私字一章之案天字一章之斷

賴云把一可字翻弄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賴云前正後喻而語語相對至尾不必用何以異此句扭合之又是一搭蘇云分明緊要兩句賴云結語健又應問者語甚緊切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

此節承上過字問論一番寓責賈為王文過之意

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出嚴齊三在且字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擊刺齊王在一宜宗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賴類見陳賈不能開其物遂過而退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蘇云兩段不相關鎖而官商相宜呂律自應文情蔚然

蘇云長于喻者辭不迫而意獨至

蘇云但解龍斷二字正意已躍躍言外

賴云如馮婦章先設喻題下注題意不復置結語亦一法也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賴云孟子善用乎字韓退之獨得此法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
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
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
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
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
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

蘇云懷形于辭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懇惻離騷似之

此節又進一層言歸志既伏猶且惓惓不忘益見三宿出晝之非滯滯

賴云彼此是非在尹士口中斷決

悅高子以告白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此孟子自明三宿出晝之故通篇着眼處在王由足用數句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至今猶合人想見于千載之下尹士譏孟子只重濡滯一層上二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遡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都用則是字後一層獨用是何字賓主分明下面孟子亦全是解明非濡滯意子不得已節非濡滯意已明下子三宿節寫方出晝時心事夫出晝節寫出晝後心事皆申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也至入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慷慨而談頑石亦為之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一也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一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一考之則可矣一

蘇云平生自任如此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此孟子自明三宿出晝之故通篇着眼處在王由足用數句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至今猶合人想見于千載之下尹士譏孟子只重滯滯一層上二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遡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都用則是字後一層獨用是何字實主分明下面孟子亦全是解明非滯滯意子不得已節非滯滯意已明下子三宿節寫方出晝時心車夫出晝節寫出晝後心車皆申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晝之非滯滯也至入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慷慨而談頑石亦為之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蘇云平生自任如此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增補蘇批孟子卷之上

158
3
38

